

寻求人类解放的新出路

——卢卡奇《民主化进程》^①对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探索

孟 僊

(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而如何令社会主义体制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脚步协调一致,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课题。卢卡奇曾在《民主化进程》一书中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对 20 世纪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国家危机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济与民主严重失调的原因,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化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进而实现人类解放的远大目标。他的理论对当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社会主义;民主化;改革;解放

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14)01-0028-06

卢卡奇是 20 世纪最富争议又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一生紧跟时代的脚步,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追求真理。更可贵的是,他积极投身于政治革命当中,以忠诚无私的态度为实现人类解放而奋斗。1956 年,卢卡奇带着对苏联模式和纳吉政府的失望退出了政治舞台后,便蛰居于布达佩斯从事看似沉默的学术研究,事实上他始终坚定地关注着共产主义事业。或许他在 1968 年秋天对记者伊·艾希尔所说过的一句话可以说明他晚年学术活动的真正意图:“也许一九一七年开始的全部试验已告失败,必须重新在别的地区进行一次全过程的试验。”^{[1][7]} 因此,卢卡奇决定从现实出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探索。他首先将探索的目光投放于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的重建之上,主张抛开苏联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并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他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看做是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危机的唯一理论出路,并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的思想应作为抨击现存弊病的武器,用来促进日益迫切的改革”^{[1][23]}。所以他主张回归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去,并以其实践和斗争的经验为根据,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思想。他晚年的著作《审美

特性》和《社会存在本体论》集中体现了他在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所作的努力。如果说《审美特性》和《社会存在本体论》是其在理论上的探索,那么写于 1968 年的《民主化进程》则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解放道路现实化、具体化的尝试。在 1967 年的一次与记者的谈话中,他明确地表达了对匈牙利政府效仿苏联模式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前景的焦虑,并把他的担忧与主张都写在了《民主化进程》一书之中。卢卡奇立足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现实境况,通过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种种问题的揭示来说明社会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着重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指出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并详细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基础和具体内容,以此来为人类解放寻找一条现实的出路。

一、社会主义国家危机的原因

卢卡奇是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危机的原因的分析过程中阐述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必要性的,因此相关的主张要在他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系的批判中得以体现。

首先,卢卡奇将矛头指向了俄国革命本身的非典型性特征之上。卢卡奇指出,如果从马克思

收稿日期:2013-06-16

作者简介:孟 僊,女,黑龙江黑河市人,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的理解角度来看,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运动的经典化身。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要率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爆发,资本发展得越充分越迅速,社会主义的根基就越稳固,而俄国革命无疑是一个例外。

列宁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看到了俄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甚至认为,如果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个发达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将成为俄国的先驱。因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诞生于不成熟的社会环境之下,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已经解决了的物质匮乏问题,在俄国这个非典型性社会主义国家中,反而成为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卢卡奇指出“1917年革命的非典型特点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主义是从发展阶段生长起来的,这个阶段的生产和分配水平仍然无法充分地自由王国提供物质基础。”^{[2] (98)} 为了给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来克服经济的不发达,也必须要有个过渡阶段来加速经济的发展使其达到一定水平。这迫使俄国不得不将发展经济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中,但是俄国革命战略仅仅适合于本国国情特点。“当然,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是极大的错误。”^{[3] (2)} 列宁的论述清楚地指出,苏联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根据自身情况而规划自身发展。但是斯大林政府却将苏联模式置于神坛之上,阻碍了其他民主国家自主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

其次,斯大林政府忽略历史维度的战略性考量,将即时性经济问题凌驾于一切问题之上,造成了苏联模式本身的路线错误。

卢卡奇认为,斯大林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谋略家”,他虽然声称自己是列宁的正统继承人,但是却并不理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他的理论仅仅是为政治目的而服务的,他在对待经济问题的态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第一,在经济问题上,他没有看到经济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过程中的一个元素,是与其他社会要素紧密相连的,从而将经济看做是孤立起作用的东西。另外,斯大林政府也不理解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应该存在剩余价值,只应该有必然劳动。第二,他没有看到人的目的性劳动的意义,而将劳动者看做单纯的生产力提供者。他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大规模地发展重工

业,用极粗鲁的方式掠夺原始积累。第三,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维度。在卢卡奇看来,斯大林政府将列宁的以人类历史为发展基础的战略(Strategy)性社会主义路线简化为以当前历史节点为着眼点的战术性决策(Tactics)。列宁始终坚持从历史观点出发考虑发展问题,他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都只看做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临时政策,是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体战略规划中的重要步骤。但是在列宁去世后,他的理论和方法论主张并没有被坚持下去。他们“抛弃了其历史策略考察的优先性。他们都是面对状况并要得出即时的结论,而在他们的决策中历史方面根本没有被考虑在内。他们在大多数的与长期预测相关的战略决策中,也没有保持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良好的联系”^{[2] (109)}。他们虽然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多观点,但是他们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都体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相似,即“用行政手段处理原则问题,用纯经济策略替代社会主义民主”^{[2] (108)}。

这种战术优先的方法论原则导致的直接理论结果就是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庸俗化,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经验”,从而使斯大林及其同僚们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彻底失去了联系,也使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指导理论原则和方法出现了重大的偏差。而其所导致的现实结果就是,斯大林政府没有能够根据国情制定相应的政策,无法认清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而将加速经济发展摆在了优先位置,全然不顾民主。在卢卡奇看来,“新的经济发展和从非民主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民主过渡的问题是一揽子的问题。一个不解决,另一个也不可能解决”^{[4] (285-286)}。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必须与民主化建设同步进行。

最后,斯大林的官僚体制推波助澜。斯大林政府不顾俄国革命的民族性特征,强行神化苏联模式,限制和阻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自主发展社会主义道路。

俄国非典型性的国情和斯大林政府短视的“战术性”方针导致俄国走向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错误路线,而斯大林主义的集中官僚体系却将苏联模式推行到全东欧,使得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无一幸免地遭遇与苏联同样的危机,并一发不可收拾。

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提出了“布尔什维克

化”的主张,通过《策略问题》的提纲指出,将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具有国际意义的东西应用到各个支部中去。这个纲领成为斯大林政府官僚主义的开端。在推动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到各党支部的组织整顿和人员任命上,10年期间有50多个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共产国际直接撤换。“布尔什维克化”决策最终确立了完全听命于苏联的毫无自主权的党机构和领导人。在俄国战后的恢复和建设时期,斯大林经过两次论战力挫布哈林和季米洛夫等人的主张,在实际上废除了新经济政策,恢复采用战时策略。

“二战”胜利后,东欧各国纷纷进行恢复国民经济的探索,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最终还是受到了苏联的干涉。1947年9月,斯大林在没有事先告知东欧各国的情况下,突然开会决定要组建“共产党情报局”,并强行干涉东欧各国改革,要求其服从苏联中心指挥。这个决定虽然遭到了各国代表的反对,但是在斯大林的强硬态度和苏联强大的军队威胁之下,还是付诸实践。东欧各国分别停止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探索,被迫转回苏联模式。此后东欧各国的组织、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受到了钳制,走上片面发展重工业、牺牲农民利益以实现“原始积累”的道路,东欧各国陆续出现了与俄国相似的危机。

以上因素所导致的直接的现实结果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采用集权的行政方式解决原则问题,以纯经济问题取代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最终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路线简化成了经济工业化进程。

这个错误路线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也没有被攻破,政客们对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所遭遇的问题做出了总结,以“反个人崇拜”为核心问题,进行了猛烈批判。但是卢卡奇认为,“第二十届党代会的积极方面是它成为了对斯大林制度的批判的开端。而第二十届党代会的缺点是这种批判仅仅是片面的。它的批判集中于次要问题上。没有切入到斯大林体系问题的核心”。“斯大林体系的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这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后果。”^[2](146-147)] 斯大林的后继者们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决策者们依然始终坚持着经济生产至上的原则,虽然赫鲁晓夫激烈批判斯大林,但“他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同于经济生产,并且不准许社会主义民主进入讨论”^[2](114)]。从这一点上看,他根本就是斯大林主义者。

二、社会主义民主化改革的理论准备

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种种危机,卢卡奇认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势在必行,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健康发展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化改革。卢卡奇首先为社会主义的改革作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准备。

首先,他将社会主义前景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是唯一的出路”。他力图要建立一个能够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保障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并以之为纲领引导社会走向人类最终解放的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他要从当时社会中已被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领导者们削弱的少得可怜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社会主义的未来。

要实现这一目的,关键要打破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将马克思主义从革命战术中解放出来,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几乎将国家、政府和政治三个概念等同了起来,将国家和一切政治统治形式合并了起来,政治成为国家的标志,国家的终结就代表了政治的终结。早期的卢卡奇思想受到列宁的“国家将慢慢衰退”的观点影响,也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不复存在。然而其晚期更正了自己的思想,认为那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误解。

这种观点源自当时的领导人普遍将社会主义设定为“没有冲突”的社会,卢卡奇认为,这个理论假设是不成立的。即便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被取消不代表各个利益团体也被取消,社会既然存在不同的团体必然会存在冲突。所以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不是如何创造无冲突的社会,而是要创建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类潜能的自我掌控的社会。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特点就是一种“日常生活被政治所授权”的领域,民主化则是人民群众掌握权力来仲裁争端、保持国家对事物的决策具有公理性的手段。民主化原则以程序和条款形式存在时不可能离开国家的力量,所以马克思主义并非必须取消国家,而是要转化它,重新定义政治的基础,使人们从统治者那里夺回政治的主导权,建立一个人类的日常生活法则和依据大众政治权利而建立的社会法则保持一致的民主化国家。

其次,对资本主义民主模式的批判。卢卡奇否定了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资本主义民主形式的可能性。苏共二十大之后,东欧各国打破了对苏联的盲从,开始独立发展各自的社会主义。此时资本主义的民主也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渗透,辐射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卢卡奇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民主形式的基础是私有制经济,而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无疑应该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目的性劳动。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连续性,它们走了两条完全对立的路线,“资本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错误选项”。

卢卡奇在《民主化进程》的开篇中列举了两种民主形式:希腊的城邦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并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即从社会生活基本要素出发,厘清了经济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卢卡奇认为,城邦民主的特点就是“每一个城邦私人公民是独立的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社会存在”^{[2][71]},公民持有分地,这令每一公民都与特殊的经济结构捆绑在一起,在城邦中社会先于个人的存在,而公民真正的存在和人的发展始于履行政治义务,城邦的民主基于这样的经济条件而实现了公民的普遍参与。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个人分配的相对平等被破坏,城邦经济结构解体,城邦民主形式也被迫解体。以商品交换为基础而产生的、以“自由和平等”为口号的资本主义民主通过宣传将市场的彻底资本化伪装为市场的细微解放,通过宣传自由和平等消费理念来让劳动者相信他们的劳动和消费都是自由的。这种解放的原则很容易被参与市民生活的公民所接受,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将资本主义的拜物原则变成其主流民主精神。然而这样的资本主义民主形式不过是基于经济原则而给了公民一种平等和自由的假象,自由成为基于谋求私人利益的工具,结果,“自由”越是支持个人对私利的追求,经济对人们日常生活领域的控制就越大,人类获得解放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资本主义民主是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从其本质上来说,它仅仅是一种虚假的民主。

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走向人类的解放就必须采取适合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社会特点的民主形式。真正的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存在,而社会主义也只有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才能够继续前行。

三、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具体主张

《民主化进程》一书可以看做是卢卡奇对布什维克主义政治理论的终结,以及对走资本主义民主模式的理论倾向的驳斥。在卢卡奇看来,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寻求由公民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并对国家的大小事务做出决策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过程。据此,卢卡奇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具体内容和实现步骤。

第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目的性劳动,以人本身为终极目的。因此社会主义民主也必然以人本身为目的,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者。

卢卡奇区分了作为生产者的劳动和人的自由自觉的目的性劳动之间的差别。他认为,自由的源头在于目的性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是固有的伴随着人的存在而生的。而在阶级社会之中,人的劳动成为作为生产者的劳动。劳动是单纯的工作过程,其目的外在于人,使人不得不受他人他物的操纵,人越是努力地作为生产者而进行劳动就越是不自由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是一种属人的目的性的活动,劳动的最终目的在于人自身,只有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才能够从事作为以发展人自身全部潜力为目的的真正的人的劳动。

卢卡奇认为,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化的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人生存在一个被经济需求所决定的社会之中,是无法提升到真正的人类,提升到人的真正本质存在的”^{[2][84]}。在这个经济决定的社会中,人的个人物质生活和人的类生活及整个社会是相分离的。社会意味着人的相互依赖,而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技术和实践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种发展并没有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个紧密的联系,反而使人们更加疏离,这种分离的力量限制了人自身的力量。

所以,从经济领域不会发展出社会主义,经济仅仅是通向“自由王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而社会主义的发展最终是要创造“在最适合并能发展人类本性”的环境。故而人的作为其自身目的发展出的力量永远都不可能单纯的经济领域所桎梏,人不可能永远为了经济目的而劳动。在从事经济建设的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必然要体现并去完成社会主义自己的任务和可能性,即实现解放。这种劳动解放只有在科学先进的社会并能够体现人类本性的生产社会中才能够实现,所以为了达到劳动解放以及人类的实践解放,就必须去重新组建经济形式。

在这里,卢卡奇就彻底地坚持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彰显了社会主义超越以前所有社会形式的优越性,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以人类的最高价值和荣誉方面作为准则,以此来衡量经济的过程”^{[2][143]}。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也改变人自身,人通过民主化的进程在努力建立一个实现人类真正本性的生活形式,这个前进的历程使人变得完

善。当人通过自身的社会劳动创造使人真正成为人的时候,人的解放就实现了。

第二,民主以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为载体。卢卡奇民主的生长点放置在了日常生活之中。“与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市民—理想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制高点开始的观点不同,社会主义的主体是人类日常生活的物质生活。”^{[2](144)}在卢卡奇之前,列宁也曾经强调转换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强调劳动的重要地位,但是不同于列宁,卢卡奇强调劳动定义为日常生活劳动而非列宁强调的无产阶级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群众丧失了其主体地位,成为掌控他们所有生活重大问题的官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客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时间的增长,并不能够使工人阶级摆脱被掌控、被牺牲的处境。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剩余时间也已经被异化,日常活动也成为外在于人的活动。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社会本性……人作为其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而带来的东西,是他自己成为他自己的生产者。这给了人们完善自身的权力,通过减少为了自我生存繁衍的必要劳动时间即马克思所说的‘过剩’,因为越多的剩余时间可以提供给人们自我发展”^{[2](123-124)}。群众是真正的主体,他们赋予政府以管理权限,使行政的法则与日常生活的法则一致。

第三,民主化的发展动力是群众的自我决定、自我教化的力量。卢卡奇看到作为公众意见的日常活动迈出了民主化进程的第一步。民主不会自己产生,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广大群众的压力,是社会的动力,迅速将人们的日常生活事务同重大政治问题连接了起来。”^{[2](149)}这种日常活动首先体现为一种潜在的、地下的公众意见,这些意见充满生气是自由的社会意识,它对整个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卢卡奇将这种社会公众意见看做是“现存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开路者”。如果没有这些地下意见的支持,要推翻机械主义、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在斯大林时代,这些意见无法安全地表达出来,然而在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中,大众被自我教育,重新获得自信心,并再一次拥有权力感,认为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卢卡奇明确说明,“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物质主义的理想型上层建筑,而是社会自身进步的一个要素。民主不再是建立在巨大物质壁垒上的,例如城邦民主,而是建立在社会本体存在上的,是自我完善的过程。因此社会

主义民主的目的就是渗透进人类存在的整体,并将其社会本性表达为所有人活动和参与的产物,将其从日常生活延展到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中”^{[2](102)}。曾经作为“哑的”、地下的公众意见必然会发展成为光明正大的决策力量。“随着社会主义人权的生长,新的要点是从今以后经济改革将会被普遍的目的论所制约,这个目的,不是被定义为因果目的的规律,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人类主体意识为了社会发展中的自我决定而设定的目的。”^{[2](99)}为了这个目的,经济改革受其制约也必然走向民主化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就是人类个体最终要保持在生产过程中的目的性,人类成为自我决定的存在。

第四,对党内民主的强调。民众决定社会的发展,而杂乱无章的意见却会形成“暴民政治”,所以卢卡奇支持民众将权力赋予党来执行。他坚持党是民众权力和利益的代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執行者。他认为,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主体作用,所以坚持党内民主是至关重要的。卢卡奇反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多党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诸多政党所代表的无一不是资产阶级的集团利益,从未有真正的民主。他支持苏维埃共产党,提倡保持一党执政,主张在一党体系之内实行“党内多党”的内部民主,支持公平的党内选举和党内不同观点的争论以及党政分工。卢卡奇对共产党充满希望,并认为共产党应保持高度的思想觉悟,为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提供先进思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卢卡奇看来,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变动不居无止境的过程。卢卡奇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反对将历史设定一个尽头,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历史是一个无止境的进化历程,所以他用 democratization 一次来代替 democracy,他同样也不把民主看做是一个固定的、僵化的有尽头的东西。民主化就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民主更是如此,因为“社会主义部分意味着通过人类意识或者社会性自我决策对人的进化的控制,这个意识形态的特征就是可教育性,人的自我教化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民主”^{[2](97)}。故而,社会主义民主会伴随着人的社会活动而深入人的日常生活领域,甚至未来的实践领域,换句话说,民主就是每一个公民对生产和社会重大事件参与的范围的拓宽和程度的深入的过程,这同时也是自我教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尽头。

同样,民主也不应该有固定的形式,民主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必然会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变迁而改变。社会结构对民主制度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社会本身是历史性的存在,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进程,民主必然也会作为适应社会结构的制度形式而随之变化。民主的形式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具体情况而生,每一个社会都是独一无二地存在的,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应根据自身国情来实行适合自身的民主化制度。

至此,卢卡奇完成了他对社会主义未来改革的路线设计,《民主化进程》是他为了人类解放事业的一次探索性的阐释。虽然他的理论存在着诸多缺陷,例如:首先,他过分地强调大众的作用,而对大众的决策能力和本身的道德没有做深入的分析;其次,关于在日常生活领域是否可能实现民主的问题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再次,他并没有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出可行性的方案,也如他批判列宁时所说的那样——“终究跳不出特定时代的思维”。但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却仍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尤其是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阶段,研究卢卡奇的思想也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理论参考。

正如卢卡奇所说,想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去,走社会主义民主化路线,他坚信只有通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给社会主义一个未来,只有坚持走适合本国社会历史结构的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才能够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

注释:

①卢卡奇此书撰写于1968年,原名为《今天的民主和明天的民主》,1991年由美国学者诺曼·莱文译成英文,并以《民主化进程》为名发表。由于本文主要以英译本为参考文献,故统一称之为《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 [1] [匈]伊斯特万·艾尔希. 卢卡契谈话录[M]. 郑积耀,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 [2] Lukacs, G.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M].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1.
- [3] 列宁. 列宁全集:第3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4] 杜章智. 卢卡奇自传[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齐昆】

Seeking a New Forward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Mankind

——A study of Socialist Democracy Theory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by Georg Lukacs

MENG Si

(School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the economy of our country has leapt forward and therefore, how to make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develop hand in hand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the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About 45 years ago, Lukacs treated this issue in his work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is book, he mad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lights in socialist countries from 1950s to 1960s, and tried to point out the reasons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economic and democracy. Then he proposes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the socialist democracy reform.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realize the emancipation of mankind. His theory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our society.

Key words: socialism; democratization; reform; emancipation